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三十一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身系东晋安危的温峤

赵树婷
著

温峤出生于西晋末年的官宦世家，在东晋初期的历史上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。他始终拥戴东晋皇室，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，处处以大局为重，稳定晋室纲纪，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了坚决斗争。温峤在历史上有“二流胜一流”之美誉。



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刘冬梅

郭红娟

复 审：张静华

终 审：严果生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31辑)

身系东晋安危的温峤

赵树婷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7.625 字数:300千字

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978-7-900454-34-8

G·142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璧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钟声扬	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
郭双威	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
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
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家世荣耀,“过江二流之高者”	(3)
二、初官京都,一心为晋显才华	(8)
三、不辱使命,取国舍家下江南	(10)
四、屡谏未果,机智周旋除王敦	(14)
五、护卫东晋,平定叛乱见忠心	(29)
结 语	(45)

引 子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,两晋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的年代。司马氏于公元 265 年建立晋王朝(史称西晋)以后,一直和三国吴政权并存了十多年,280 年灭掉了吴,才有了一点安宁。但好景不长,22 年后的公元 303 年到 316 年的 14 年间,就先后有李特、刘渊、张实等人建立了成政权、汉政权和前凉政权,与晋王朝分庭抗礼。永嘉之乱后,西晋怀帝、愍帝相继被俘,西晋王朝灭亡。西晋覆亡之后,司马睿在南京建立政权,使晋室基业得以延续,史称东晋。东晋政权建立后,也是一片风雨飘摇,在东晋偏安江南的短短二三年时间中,又有刘曜和石勒分别建立了前赵和后赵政权。之后汉人的冉魏、前凉、鲜卑慕容皝的前燕、氏族苻坚的前秦、羌族的后秦、鲜卑慕容垂的后燕等等,中国北方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权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在长达 3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除了西晋有过短短三十七年的暂时统一外,整个中原大地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,历史进入“五胡乱华”的十六国时期。

在这个动荡的时代,有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,那就是士族门阀制度的盛行。士族,又称世族、高门大族,是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,魏晋时特别盛行,到隋唐时逐渐衰退。其对立的阶层是庶族、寒门。士族在社会上有着特殊的地位,他们在政治上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;在

经济上拥有自己的庄园；在军事上，他们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；在意识形态方面，世族一般崇尚玄学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崇尚旷达、逍遥。当时的显贵子弟，裸身饮酒，对弄婢妾，个性彰显。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，士族不与庶族坐同样的车、穿同样的衣服，甚至不能共座位、通交往，更不与庶族通婚联姻。门阀制度的存在，加强了士族地位的独立性和特殊性。政权有更替，朝代有更迭，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，其地位却很少受影响。特别是西晋灭亡后，“举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。”这些拥有特权的士族不仅残酷地统治着农民阶级，而且高高地踞于庶族地主之上，把持朝政。东晋朝政实质上就是几个大的士族集团轮流控制着的：山东王氏、颍川庾氏、谯郡桓氏、陈郡谢氏、太原王氏五个门阀集团依次专朝。东晋初年，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状况，即是士族门阀势力达到顶峰时的最突出表现。温峤出生于一个西晋末年的官宦世家，属于士族阶层，但又远不能与王、谢那样的高门大族相比，若论当时家世门第，属于二流士族里的上等。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两晋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、思想大解放、个性大张扬的时代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，中华各民族健儿神州策马，王导、刘琨、庾亮、石勒，谢安诸多豪杰竞逐风流。时势造英雄。这期间有可爱之人，可鄙之人，有风采激扬的铁血男儿，有见风使舵的苟生者，有胡笳退敌的高妙，有临刑奏琴的潇洒……在这样一个时代，温峤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可以说他没有“历相四君”、号称“仲父”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，也没有“威静荆

塞”、“功宣一匡”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，也没有“万夫之望”的何充那样的显赫地位。他只是东晋初年，与王导、庾亮、阮放、桓彝并称的几大“中兴名士”之一，甚至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关于他的文字资料记载，也并不是很多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我们也不能不说，在东晋初年的历史上，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。早年追随被后人感叹为“可怜并州刘越石，不教横槊建安中”的姨丈刘琨转战山西，刘琨死后又在东晋王朝中为平定王敦、苏峻、祖约等人的叛乱发挥了无人可替的作用。他自始至终拥戴东晋皇室，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，处处以大局为重，稳定晋室纲纪，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。这些，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。因此温峤在历史上有“二流胜一流”之美誉。

一、家世荣耀，“过江二流之高者”

“过江二流之高者”是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里对温峤的评价。永嘉之乱后，西晋覆灭，中原人士纷纷渡过长江到江南避难。温峤不同，他的南渡是受命于镇守并州的平北大将军刘琨的派遣，以完成奉劝司马睿称帝的使命的。他虽然出身士族宦门，但不是一流的高门豪族，特别是南渡后，他只身南下，一没经济军事实力，二没朝廷公卿封疆大使的资历，但是却在东晋初年王敦、苏峻两次叛乱中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所以当时人们称他是二流士族中拔尖者。

关于温峤的生平资料，唐朝房玄龄的《晋书》有传记记

载,之后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也有相关事迹记录。2001年2月中旬,南京北郊郭家山西南麓温峤墓的发现,更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珍贵的实物资料。该墓葬是一座大型单室穹窿顶砖构墓,墓葬由斜坡墓道、封门墙、甬道、墓室等部分构成,甬道内设一道木门,砖室全长7.49米。尽管早年被盗,但仍出土了金、琥珀、铜、铁、瓷、陶等精美文物80余件。最为珍贵的是墓室前部发现了一块砖质墓志,全文隶书,竖行左读,刻工精美,十分清楚地证实了墓主人为东晋时期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温峤。现录墓志全文并加标点如下:

祖济南太守恭,字仲让,夫人太原郭氏。父河东太守憺,字少卿,夫人颖川陈氏,夫人清河崔氏。使持节、侍中、大将军、始安忠武公、并州太原祁县都乡仁义里温峤,字泰真,年四二,夫人高平李氏,夫人琅玕王氏,夫人庐江何氏。息放之,字弘祖。息式之,字穆祖。息女贍。息女光。

根据《晋书·温峤传》,结合南京温峤墓志,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温峤的生平籍贯事迹。温峤,字太真,生于西晋武帝太康九年(288),卒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(329),太原祁(今山西祁县)人。温峤出身于官宦家庭,远祖是汉护羌校尉温序,曾祖温恢为曹魏时扬州刺史,祖父温恭,济南太守。其父亲兄弟六人以“六龙”并称于世,但《晋书》上记载姓名的只有他的父亲和伯父温羡。以伯父温羡最有名,晋惠帝时做到了中书监,相当于宰相的位置。父亲温憺为河东太守。《世说新语·尤悔第二十三》注引《温氏谱》记载,母亲为清河崔氏,墓志里记载父亲除清河崔氏外,曾娶颍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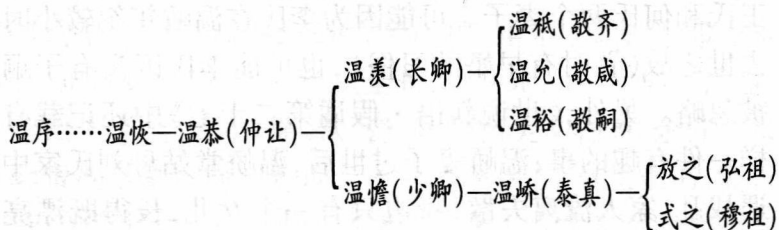
陈氏，但史料中不见记载。

墓志中记载温峤有三个妻子：高平李氏、琅琊王氏和庐江何氏，与《温氏谱》记载一致。而《晋书》中记载温峤只有王氏和何氏两个妻子。可能因为李氏在温峤年纪较小时就去世之故（晋时有早婚的习俗），也可能李氏因没有子嗣而被忽略。另外，《世说新语·假谲第二十七》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：温峤妻子过世后，温峤堂姑母刘氏家中遭遇战乱，家人流离失散，身边只有一个女儿，长得既漂亮又聪明，堂姑母再三嘱托温峤帮忙寻个好人家。温峤私下早有了“多情谁似南山月？特地暮云开”的心思，就说：“好女婿不太容易找到，假如有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样？”堂姑母说：“经历战乱侥幸存活的好男人不多了，只要能马马虎虎地过得去，就足以抚慰我的晚年了，哪敢希求像你一样的人呢？”之后没几天，温峤告知堂姑母说：“已经找到了人家，门第还可以，女婿的声名地位都不比我差。”于是送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。堂姑母十分高兴。成婚时，行了交拜礼后，新娘用手掀开纱巾，拍手大笑说：“我本来就猜想是你这个老家伙，果然不出所料。”玉镜台，是温峤任刘琨长史、北征刘聪时得到的。这个故事曾被元代关汉卿编成杂剧上演，取名就是《玉镜台》。但是，温峤究竟有没有娶堂姑母的女儿刘氏，这个问题从梁朝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开始，一直到近现代都有很大争议。有关温峤的史料以及他的墓志中，都没有提到这位刘氏夫人，所以《世说新语》中这条记载极有可能是戏说。

温峤有两个儿子：温放之、温式之，都是忠臣，深受人民

爱戴。还有两个女儿：温瞻、温光。

现据《晋书·温峤传》、《晋书·温羡传》及墓志记载，将两晋时期温峤家族世系列表如下：



根据《世说新语·品藻第九》注引《温氏谱序》：太原温氏，居住在太原祁县，为祁县的一个大姓。上面列举的温峤直系五世十人中位列一品司徒、大将军者各一人，三品左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者各一人，四品州刺史者二人，五品郡太守者二人，只有二人属六品以下的太子舍人、太傅西曹掾，百分之八十五均为五品以上的高官要职，由此可见太原温氏是魏晋时期典型的高门望族。再从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太原郭氏、颍川陈氏、清河崔氏、高平李氏、琅玕王氏、庐江何氏的家族来看，他们多是当时的富裕人家。如太原郭氏是惠帝贾皇后的舅族，同族人郭彰因与贾充平日交好，参与权势，宾客盈门，与贾谧并称“贾郭”。琅玕王氏更是两晋第一流豪门，温峤妻父王诩，乃太尉王衍的弟弟，与东晋早期权倾朝野的丞相王导互为平辈兄弟关系，仕历修武令、征西大将军祭酒。庐江何氏也是新起的名门大姓，如何充是继王导、庾亮之后专辅幼主的宰相，一度把持朝政。另外，平北大将军刘琨还是温峤的姨夫，而温峤的堂兄弟温裕还与帝室联姻，娶的是尚武帝之女武安公主。众所周知，魏晋时

期注重门阀,十分讲究门当户对,在这种门阀制度下,婚姻关系不只是个体意义的日常行为,而是最能体现一个家族门望地位的社会行为。当时不仅士族和庶族不能通婚,南北人不通婚,就是同属士族集团的世家大族之间也存在严格的门第等级差别。一般来说,可以通婚的家族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地位。能与帝族及琅玕王氏、清河崔氏、庐江何氏等大族的姻亲关系的太原温氏自然决不是一般的普通士族。

尽管如此,太原温氏又远远不及琅玕王氏、太原王氏、颍川庾氏、陈郡谢氏等东晋第一流高门。这些家族或有辉煌功勋,或长期主持朝政,并有多人取得一品高官。而温峤家族只有其伯父温羡一度领司徒,并未建立功勋,且在位时间不长就病逝了,因此没有太大的势力和影响。特别是温氏家族的人南渡的少,时间较晚,在建康朝廷也没有太深的根基。还有,从史料记载看,两晋时期太原温氏似乎没有其他大族那样人丁兴旺,有史可查的太原温氏除上表所列举的温峤直系十人外,只剩下温颢、温几寥寥数人,南朝后温氏家族几乎不见于正史记载。只有北朝《魏书》有《温子升传》载温子升自称晋时大将军温峤之后,世居江左。以上足以证明:太原温峤并非第一流高门。所以尽管温峤智勇双全,忠义过人,但只得个“过江第二流之高者”的称号。并且温峤似乎也有些在意。《世说新语·品藻第九》里记载:当时各名辈一起品评人物,说到第一流将尽之间,温峤常常有些失色。但是他作为刘琨派到江南的劝进使,此前只是刘琨的右司马,自己并没有任职朝廷公卿封疆大吏的

资历，又是孤身南来，没有实力，不象郗鉴、祖逖，各自还带了一大帮流民，所以不被人看重也是自然之事。说实话，能以这样的条件得到“第二流之高者”的评价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二、初官京都，一心为晋显才华

温峤从小聪明伶俐，有胆有识，博学而善于著文，以孝悌闻名于乡里。长大后仪容秀整，善于言谈，人见人爱。十七岁时州郡征召他做官，他都没有接受，随后被司隶任命为都官从事。西晋时政治极其腐败，士族高门对于禄位孜孜以求，不惜参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的争斗，支持司马氏骨肉相残。官吏嗜财如命、贪赃枉法成为社会风气，有的甚至至于公开抢劫。温峤上任后，秉公执法、不畏权贵，敢于同京城的贪官污吏作斗争。当时散骑常侍虞敷在京城名气很大，他屡犯法纪，无人敢管，又常常通过各种手段搜刮民财，为自己聚敛财富。温峤上任后，没有因为他是皇上的近侍宠臣而有所畏惧，断然向朝廷上奏，举报虞凯的行为，一时使京都上下为之震动肃然，风气为之一振。温峤由此崭露头角，这是血气方刚的温峤踏上仕途后第一个有影响的举动。在极其腐败的西晋官场，温峤能卓然处世，这在当时并不多见。魏晋人就是这样，行为旷达，率性而为，温峤秉公执法的行为反而为庾敷所看重，称赞温峤犹如千丈松，耿直有气节，是栋梁之材。不久，温峤被举为秀才，又被司徒辟

为东阁祭酒，补上党（今山西长治市）潞令。

自此后，早年温峤的系列升迁几乎都与平北大将军刘琨有关。刘琨，字越石，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。早年好老庄，喜清谈，是贾谧的“二十四友”之一。西晋末年，历时十六年的宫廷战争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，拉开了魏晋大动乱时代的序幕，此后，国势渐衰，匈奴人刘渊乘机起兵，直接威胁京师洛阳的安危。此时，刘琨受命出任并州刺史，国难当头，刘琨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感，在北方辗转抗敌。刘渊死后，匈奴人刘聪、羯族石勒等又一次率兵横行中原，北方士族纷纷南迁避难，只有平北大将军刘琨死守一隅，与刘聪、石勒苦苦相持。刘琨是温峤的姨夫，对温峤十分喜爱，请他来并州，担任自己的参军，很是器重。西晋愍帝建兴二年（314），刘琨官拜大将军，温峤升为从事中郎，上党太守，加建威将军，负责督护前锋军事。温峤在讨伐刘聪、石勒的战争中屡立战功。刘琨升为司空，当即任温峤为右司马。当时，幽（今河北北部、辽宁一带）、并（今太原、晋中一带）之地战火纷飞，城池残破，土地荒芜，民不聊生。外有强敌环伺，内则寇盗蜂起，形势十分险恶。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，二十几岁的温峤，为刘琨出谋划策，治理军政，“一切政要”刘琨无不倚侍于他。他以自己的聪明才干成为刘琨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参谋。后来中原两个京都陷入胡人之手，并州军在没有多少援军的情况下艰难但较长期屹立下来，温峤的谋略起了很大作用。如果说刘琨是当时抗胡斗争的一面旗帜的话，那么温峤无疑是当时北方抗胡前线的名将之一。

三、不辱使命，取国舍家下江南

公元311年，即西晋怀帝永嘉五年，匈奴王刘聪遣刘曜、王弥、石勒等攻洛阳，晋兵大败，洛阳城陷，士民死者三万余人，怀帝被俘。司马荀藩等传檄四方，推司马睿为盟主，簇拥其外甥秦王司马邺去许昌。公元313年，刘聪杀死晋怀帝。四月，西晋将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驱逐刘曜，夺回长安，拥立司马邺在长安称帝，是为愍帝，改元建兴。公元316年，即西晋愍帝建兴四年，西晋都城长安被汉刘曜攻破，愍帝被俘，西晋崩溃。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渡，避难江东。早在公元307年，司马睿就已经坐镇江南建邺了。现在中原士族大批南下涌入建邺（今南京市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司马睿在王导的辅助下举贤用能，罗致了不少人才，为江南积累了一大批能政治、善管理的杰出人才。公元317年三月，琅玕王司马睿在建邺称晋王。

公元316年长安陷落时，17岁的少年天子司马邺深知自己难逃被俘的命运，曾派遣平东将军宋哲捎信给司马睿，表示“时运艰难，致使皇家纲纪不振。朕因德望不厚，继承大业以后，不能使晋室永存、王业中兴，以致使凶残的胡人，率领犬羊之众，逼迫京师皇驾。如今朕被囚禁于边塞穷城，万分忧虑，命在旦夕。特派遣宋哲爱卿面见丞相，宣告朕的旨意。希望丞相总摄朝政，尽早克复旧都，修复宗庙陵墓，以雪国家之大耻。”这时，一些晋朝的汉、夷大臣也纷纷上

表,劝司马睿称帝,复兴晋室基业。刘琨就是其中之一。刘琨身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,具有满腔爱国热情,以天下安危为己任,立志匡扶晋王朝。无奈仅凭自己的一腔热血,无力回天。西晋愍帝建兴四年(316),石勒出兵进攻并州,刘琨率领全军尽出,结果中了敌人埋伏大败,并州失陷。山穷水尽之时,刘琨投奔鲜卑首领段匹磾。两人歃血为盟,相约共同拥戴和辅佐晋王室。于是他们各自派遣使臣南渡建邺,向司马睿劝进。刘琨首先想到的就是温峤,他对温峤说:“当年班彪认识到刘氏家族必将复兴汉室,曾作《王命论》以劝隗嚣;马援原系隗嚣派遣了解情况的观察员(当时刘秀与公孙述各自在洛阳和四川称帝),却慧眼独具,认识到汉光武刘秀可以辅佐。现在晋朝基业处于万分危急之中,但并未完全覆亡。我想在河朔一带建功立业。你到江南去劝晋王司马睿称帝,一统天下,你愿意吗?”温峤说:“我虽然没有管仲、张良那样的才能,但天下人知道明公您有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远大志向,想建立重整乾坤恢复晋室的大业。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,怎敢推辞呢?”这样,317年6月,刘琨发布檄文遍告华夷内外,派左长史、右司马温峤,和段匹磾派遣的左长史荣邵,共同奉呈上表和盟约誓文,前往建邺奏请司马睿登基立国。

临行时,温峤的母亲念儿心切,拉着他衣襟,难舍难分,他为了完成刘琨派遣的使命,为了晋朝的统一大业,“绝裾而去”,谁知此后母子竟成幽冥之隔。后来母亲亡故,温峤苦苦请求北归奔丧,屡奏不许,最终也没能回去。

温峤一到建邺,就受到了满朝瞩目。他见到司马睿后,

一方面详细陈说刘琨的一片忠心，志在报效朝廷，一方面陈述当时情况正所谓“社稷无主，天人系望”之机，言辞慷慨激昂，满朝文武为之瞩目，得到了司马睿的赏识和重用，王导、谢鲲、虞亮、桓彝等很多朝廷重臣都很愿意来结识他。只是司马睿并没有马上答应，他说：“豺狼肆意横行，倾覆了祖宗社稷，亿万百姓翘首企盼，抬头四顾却无所凭依。正因为如此我才登上晋王之位，用以答谢天下重托，重新扶持起圣主，扫荡敌人，以雪国耻，怎么能够随意登上皇帝的大位呢？”他希望温峤与他同心协力，出谋划策，共同渡过西晋覆亡后的艰难时期。公元317年十二月，晋愍帝遇害的消息传来，司马睿十分悲痛。这时，众文武大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加封皇帝尊号，这次司马睿答应了。公元318年的3月，司马睿在建邺上帝位，是为晋元帝。因区别于西晋都城洛阳，史称东晋。这年八月，改建邺为建康。晋室基业得以延续下来，自然有温峤的一份功劳。

从此，温峤开始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，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，这一年他30岁。

这时，江南的政权刚刚建立，法纪还没有制定，社会秩序尚不稳定。温峤看到山陵夷毁、江东势单力孤的情况，深表忧虑。他去拜访丞相王导，两人谈论时局，温峤谈到晋帝被囚禁流放、社稷宗庙被焚烧、先帝陵墓被毁坏，既悲愤又哀痛，表现出了亡国的忧患，说到愤慨激烈处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王导也深有同感。温峤真诚地表达了结交之意，王丞相欣然同意，并谈了自己的一套打算。温峤听了，不禁高兴地说：“江南自有管夷吾这样的人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

呢！”刘琨派给他的使命已经完成，他上表要求回并州，却没有得到司马睿答应。不久，即传来了刘琨被段匹磾投入大牢并遇害的噩耗。消息传来，温峤十分悲愤。但是司马睿朝廷考虑到段匹磾力量还很强，可以替朝廷讨伐石勒，并没有为刘琨举行追悼祭奠仪式。刘琨的老部下卢谿、崔悦上表为刘琨辩冤。温峤也上奏朝廷，说刘琨虽然没有建成什么功业，然而为了西晋的统一家破人亡，应该得到表彰，用以抚慰人心，司马睿采纳了他的意见。温峤原本是刘琨身边的谋士，是刘琨派遣过来劝进的。如今刘琨已死，温峤也就一直留在江南，与大臣王导、庾亮等人共同投身于兴建东晋大业之中。他在东晋先当王导的长史，后来又当了太子中庶子，和太子成为布衣之交。

司马睿称帝后，任命温峤为散骑侍郎。温峤想到当初南下时，母亲苦苦相留他却绝裾而去。母亲去世后，由于战乱阻隔温峤也没能回去安葬，因此这次坚决不肯接受任命，请求北归。于是元帝下诏让三司、八坐等有关人员商讨此事，大臣们说：当年伍子胥为报个人之仇，先假借诸侯之力，投奔吴王阖闾，在吴国官任上将后，领兵打回楚国，掘开楚平王的墓鞭打楚平王的尸体，以报仇雪恨。现在温峤的母亲没有安葬，但家乡沦陷为胡虏之地，温峤更应该依靠皇朝的威严，先国家后家庭，为国效力，尽其所能以完成复国大业，消灭敌寇，再回去好好安置母亲墓葬以尽孝。既然大臣们一致这样认为，温峤无奈只好接受任命。他先后担任了骠骑将军王导长史、太子中庶子。他在东宫辅佐太子，深得太子宠敬，和太子司马绍结为布衣之交，经常给太子以有益